



小荷尖尖 滨州市中小學生优秀作品选登

本栏自报纸订阅电话: 8171968/8171969 新闻报热线: 15254378989



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阅读分级评价  
和教育部影像化阅读名师工作室专栏

## 我的“宝藏”老师

滨州实验学校西校区五年级二班 崔希苒

我们的语文老师丁老师,着实是个“宝藏”般的人物。她身形微胖,远远看去,宛如一块被悉心呵护的黄油,还带着压缩饼干铁罐子那种敦实的可爱劲儿。

她笑起来时,眼睛会弯成细细的月牙儿,那笑容能瞬间驱散我们心头的阴霾,带来满满的亲切感。她的眼神,像历经岁月却始终稳固的老屋,透着温暖与可靠。

她的心特别善良。有一回,小组里的小林忘记带红笔,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丁老师瞧见了,立刻从笔筒里拿出自己的红笔递过去,还轻声安慰:“别着急,用我的,认真改错题就好。”那温柔的话语,让小林瞬间安

下心来。

她待我们既温和又严厉。在学习过程中,倘若我们遭遇难题,她会弯下身子,耐心细致地为我们逐题讲解,直至我们流露出豁然开朗的神情。要是我们犯了不应犯的错误,例如明明会做的题目却因粗心而做错,她就会变得十分严厉。有次单元小测,我因为马虎错了一道简单的默写题,丁老师把我叫到身边,严肃地说:“孩子,会做的题一定要做对,这是对知识的尊重,也是对自己的负责,可不能把认真当成耳旁风呀。”那语重心长的模样,让我至今难忘。

丁老师极为公平公正。当班里的同学发生矛盾时,她从不偏袒任

何一方。有一次,小明与隔壁班的同学因课间游戏产生了争执,丁老师在详细了解情况后,公正地指出了双方存在的问题,既让小明认识到自身的不足,也让隔壁班的同学心悦诚服。她不会因为别的班同学就苛责我们,总是秉持着“对事不对人,错了就要认,对了就该赞”的原则,她常说:“谁的错就是谁的错,谁对就是谁对,咱们得讲道理。”

这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,一个胖胖的,爱笑的,温柔又严格,公平又公正的“宝藏”老师。能遇到这样的老师,真是我们的幸运,我打心底里喜欢她!

(指导教师:丁晓宇)



## 植物妈妈有办法

滨州经开区一中  
二年级一班 贾宸哲

孩子如果已经长大,  
就得告别妈妈,四海为家。  
牛马有脚,鸟有翅膀,  
植物旅行又用什么办法?

椰子妈妈有办法,  
她把家安在大海边。  
只要孩子成熟落下,  
海浪会送他漂向新的沙滩,  
遇到泥土就扎根发芽。

板栗妈妈有办法,  
她把种子藏在带刺的外壳里。  
只要外壳被动物弄破,  
种子就有机会在土里生根发芽。

杨树妈妈有办法,  
她给种子系上轻薄的絮状“翅膀”。  
只要有风吹过,  
种子就乘着风飞向各处,寻找安身的土壤。

植物妈妈的办法真不少,  
不信,你就仔细观察。  
那里有许许多多的知识,  
粗心的小朋友却得不到它。  
(指导教师:孙甜甜)

## 一把有魔法的扇子

定吕小学三年级一班 李睿熙

一把有魔法的扇子会怎样呢?可以把东西放进去吗?

可以的话,我想把秋天放进去,因为秋天不好玩,天气寒冷,而且树上掉落的叶子也影响美观。

我还想把桃花放进去,桃花花粉的,非常好看。轻轻挥动就可以扇出桃花,满头都是桃花。

我还想把马蜂放进去,教室里有一只马蜂,我一抬头就看见马蜂,可吓人了,我就怕马蜂飞过来蜇我,所以我就想把马蜂放进去。

如果这把扇子是你的,你会放什么呢?

(指导教师:高会超)

## 国庆灯暖时,盼得亲人归

滨州经开区一中七年级十七班 牛敬喆

九月的尾巴拖着最后一缕温暖的风,裹着国庆特有的气息,轻轻掠过阳台的绿萝。我趴在冰凉的玻璃上,指尖跟着楼下穿梭的车流划动——红色的轿车载着笑闹的孩子,银色的SUV后备箱里堆着礼品,每一辆车都驮着一个家庭的期盼,我的期盼,就藏在下午六点那张高铁票里:姐姐要从大学回家来。

厨房早已飘起淡淡的饭菜香,妈妈系着洗得发白的碎花围裙,正弯腰给砂锅里的排骨撇浮沫。不锈钢锅铲碰撞锅底的声音,混着抽油烟机的低鸣,成了家里最安心的背景音。客厅里,爸爸正把沙发上的抱枕一个个摆得方方正正,连边角的褶皱都要伸手捋平。转身又钻进姐姐的房间,拿着半干的抹布反复擦拭书桌,阳光透过窗帘缝隙落在她背上,扬起的灰尘在光里跳舞,直到那方小天地干净得仿佛姐姐昨天才刚离开,书桌上还留着她喜欢的浅蓝色笔筒。

墙上的电子钟像被施了魔

法,走得格外慢。秒针每挪动一格,我的心就跟着怦地跳一下,手心都沁出了汗。三点五十七分,手机突然震了震,是姐姐发来的照片:车窗外,无垠的稻田铺成一张金灿灿的地毯,风一吹,稻穗就跟着晃出细碎的光。配文带着俏皮的语气:“快到啦!我好像都闻到家里炖排骨的香味了,小馋猫记得来接我哦!”我举着手机冲进厨房,妈妈凑过来看时,嘴角瞬间漾起温柔的笑,转身往砂锅里又撒了一撮细盐,“你姐就爱吃这口咸香的。”

五点二十分,浓郁的肉香已经弥漫了整个屋子,排骨炖得酥烂,用筷子一戳就能脱骨。妈妈小心翼翼地给砂锅盖上透明的保鲜罩,指尖轻轻按了按边缘,仿佛要将这满屋的香气,连同一个月来的思念,都严严实实地封存起来,等姐姐回来再一起打开。

五点四十分,我拉着爸爸的手往公交总站跑。路边的红灯笼早已挂成了串,风一吹,橘色的光影在地面上晃啊晃,像跳动的小火焰。超市门口的国旗插在摆满菊花的花盆里,风一吹就猎猎作响,红色的旗角扫过花瓣,空气里飘着节日的甜意。我盯着远处的站台,每驶来一辆公交车,心跳就漏掉半拍,直到六点零三分,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公交车后门跳了下来——是姐姐!她背着洗得有些发白的双肩包,一手提着手提箱,一手紧紧攥着我的礼物袋,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,额前的碎发贴在脸颊上,眼睛笑成了弯弯的月牙,像小时候给我讲的月亮船。“傻瓜,才一个月没见,又长高了。”

她伸手揉我的头发,指尖带着熟悉的桂花香护手霜味,那味道和她离家时一模一

样,瞬间漫进我心里。

晚饭时,餐桌被挤得满满当当:砂锅里的排骨冒着热气,油花在汤面上轻轻打转;盘子里的可乐鸡翅裹着亮晶晶的糖色,甜香扑鼻;刚出炉的披萨带着芝士的拉丝,边缘烤得金黄酥脆;清炒西蓝花缀着几颗红色的枸杞,清口鲜亮。姐姐边啃着鸡翅,边讲学校里的趣事:和室友逛小吃街时,为了抢最后一锅糖炒栗子差点丢手;参加社团竞选时,紧张得忘词,还是台下同学悄悄举牌提醒才圆过来。妈妈手里的筷子就没停过,不断往姐姐碗里夹排骨,嘴里念叨着:“在学校肯定没好好吃饭,看你脸都瘦了一圈。”爸爸坐在旁边听着,时不时点点头,等姐姐说完,才慢悠悠地叮嘱:“晚上早点睡,别总抱着手机刷到半夜,对眼睛不好。”我抱着姐姐新买的兔子玩偶,听着满屋子的欢声笑语,混着碗筷碰撞的清脆声响,忽然觉得,这国庆八天的假期,意义从来不是去哪里玩,而是让家里空了一个月的椅子重新坐满了人,让饭桌上的话题里,多了那个我们每天都牵挂的声音。

假期最后一晚,姐姐坐在书桌旁帮我整理作业,台灯的暖光落在她的发梢上。我忽然抬头问:“寒假的时候,你还能像这次一样,早早回来吗?”她停下手里的笔,转过头温柔地看着我,指尖轻轻捏了捏我的脸颊:“当然啦!家里有爸爸妈妈等着我,还有你这个小跟屁虫盼着我,再远的路,我都想早点回来。”月光悄悄从窗帘缝隙里溜进来,落在星星挂件上,银闪闪的。那光芒,像她眼里的星光,更像这个秋天里,我们之间最温暖的约定。

(指导教师:郑之晨)

